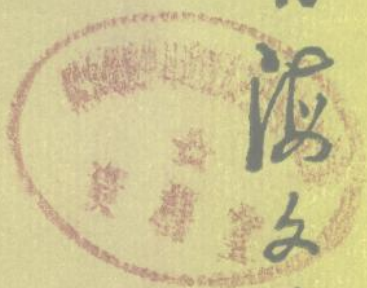


29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 哈萨克族迁居青海始末
- 果洛解放、建政的回顾
- 清军屠杀阿粗乎等四族惨案的真相
- 塔尔寺艺术三绝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1980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字第Q—005号

*

中山印刷厂印刷

印 数: 3,000 字 数: 125,000

工本费: 2.20元

3423/30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目 录

哈萨克族迁居青海始末……………省政协文史办(1)

解放前哈萨克部落实况调查……………朱新德(47)

哈萨克族在恰卜恰……………海南州政协(53)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逃往青海纪事

……………库尔班艾里·乌斯帕诺夫(59)

哈萨克牧民拜特里斯老人流落

国外的悲惨经历……………李世昌(80)

果洛解放、建政的回顾……………李志刚(84)

青海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实

……………袁永魁(104)

1950年民和建政的回顾……………王克俭(112)

回忆五十年代的大通县机关工作

……………何春先(118)

青海的民族乡……………罗 麟(127)

青海一机床厂的创建与发展……………蒋其家(133)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曾志鸿 姚秀川

青海私营汽车业社会主义改造回顾

- 吴兴元 (139)
- 青海的石棉业..... 张定邦 (146)
- 西宁地方手工业传统名优产品..... 张维珊 (149)
- 龙羊峡库区群众搬迁实施情况..... 祁之琪 (157)

-
- 我所知道的丹科先生..... 陈佐邦 (165)
- 苏乎尖参先生轶事..... 才仁加 (170)

清军屠杀阿粗平等四族惨案的真相

- 吴 均 (175)

从阿訇进修班到伊斯兰教经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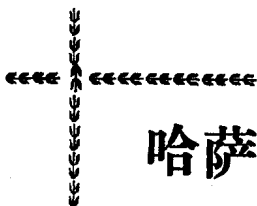
- 马文才 (185)
- 朝觐亲历记..... 韩生贵 (190)

-
- 塔尔寺艺术三绝..... 马 甘 (197)
- 和日石经与热贡堆绣..... 赵清阳 (206)

本辑编辑：曾志鸿 姚秀川 刘英俊 韩新华
 王晓舜

封面题字：沈 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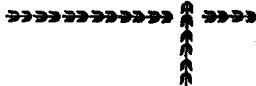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钱正盛



哈萨克族

迁居青海始末

●省政协文史办



哈萨克族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的北部地区。那里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间是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盆地。伊犁盆地有特克斯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等河流汇集而成的伊犁河横贯而过，准噶尔盆地的边缘有着著名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和玛纳斯河。此外，到处还有大小渠道，小溪泉眼分布其间，培育着丰美的牧草。这里的气候，冬天一般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夏季在摄氏20度左右，常年平均约为摄氏5度，对于牲畜的生长极为适宜。盆地周围的群山是良好的夏季牧场，河流两岸和山谷丘陵地带则是适宜的冬季牧场。这些都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自然条件。居住在这里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哈萨克族人民，本应在这块环境优美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然而由于早期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迫使他们经常四处迁徙，甚至远离故乡东迁至甘肃、青海边境地区寻求活路，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新中国建立之后，哈萨克族人民彻底摆脱了苦难的境遇，在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与各族人民共同过上安定、团结、幸福的生活。

一、新疆部分哈萨克族东迁的原因及 入居青海的经过

历史上哈萨克族社会是游牧的封建社会，由部落头人、大小封建牧主统治着广大牧民群众。在封建制度下，由于牧民们受到畜牧封建主的残酷剥削，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与能力，致使畜牧业长期以来停滞在原始落后的状态，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单一的经济，手工业仅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进行畜产品原料的加工，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因此，当时哈萨克族的商品经济是很不发达的，部落内部甚至保存着物物交易和以羊只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易的形式。比较大的贸易则在部落与农业地区或城市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哈萨克族人民满足了对于茶叶、布匹、金属及其它日用必需品的需要。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贸易主要是在哈萨克族部落头人和清朝政府之间进行。部落头人以向牧民榨取所得来的财物与清政府进行贸易，从中发财；牧民则由于部落头人，封建牧主的压榨而日益贫困。以后才逐渐有哈萨克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新疆地区。鸦片战争后，英、俄等国就不断地以经商、传教、考古、游历为名，派遣间谍到新疆各地活动。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逐步地伸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及伊犁河中下游流域，在北疆各地沙皇俄国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甚至派兵驻在阿尔泰境内。俄国资产阶级的触角随之深入到哈萨克族牧区的各个角落，吮吮着牧区人民的膏血，迫使哈萨克族人民大批离开他们原来的牧地，无法安居乐业。在此期间，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曾采取过一些措施与新疆地区的外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并对牧地作了相应安

置，使新疆各族人民暂时得以摆脱了受殖民主义者直接统治的命运。但是由于清代官府苛捐杂税的压榨和部落贵族、头人及大小牧主的层层残酷剥削，加上有时遇到的天灾人祸，使居住在阿尔泰地区的哈萨克族广大贫苦牧民生活异常困难。有的被迫沦为“巴伊”（牧主）的奴隶，有的租种土地或到农业地区当了雇工，大部分一贫如洗的牧民则不断携儿带女纷纷向外逃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外逃的哈萨克族牧民，有的还远逃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曾奏称：“阿尔泰地当荒废，哈萨克大半流亡”《清实录德宗卷》。同时，哈萨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游牧是他们经济生活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他们很难长时间地居住在一个固定地方。从当时情况看，哈萨克族牧民迁徙范围相当广阔，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至蒙古，东至甘肃一带地区。清政府虽曾颁布命令严禁哈萨克族到伊犁、塔城以外的地区游牧，也未能阻止哈萨克族牧民继续向外迁徙。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专制统治虽然被推翻了，新疆哈萨克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并未得到改善。清朝在哈萨克族中所设置的一套官制，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哈萨克族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变本加厉了。1928年以后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贪污腐败达到极点，对各族人民进行最繁重的压榨。他的军队任意掠夺、杀害人民，无恶不作。在他上台不到3年的时间内，全疆各地人民不断掀起反对金树仁的暴动，哈萨克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反金斗争。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夺得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后，对巴里坤的哈萨克族便实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原因是1931年至1933年巴里坤的部分哈萨克族人民参加了哈密霍加尼牙孜领导的农民暴动。当时，金树仁为了镇压哈密的农民暴动，任命盛世才为“东疆剿匪总指挥”，1932年10月，

盛世才派军队到巴里坤和伊吾县围剿农民起义军，在巴里坤煤矿西边秋牧场的段家地将千户长艾里甫，以及他所带领的20多顶毡房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108人，以“援助暴动”的罪名全部杀害。盛世才这一暴行引起广大哈萨克族牧民的极大愤恨和不安。艾里甫的儿子爱里斯汗等回来看到自己的住处尸横遍野，血涂草原的惨状，便召集附近的哈族青壮年牧民，携枪骑马追击盛世才的部队。从此，爱里斯汗为父报仇，公开对抗当时的统治当局。盛世才上台后曾三次派军队围剿爱里斯汗及镇西一带的哈萨克族牧民。1934年4月，盛世才的部队又在巴里坤北山白庙子沟屠杀哈萨克族人民30余户。1935年夏，盛世才还以召开“哈萨克头人联谊会”为幌子，先后诱捕阿勒泰和巴里坤的哈族头人拜都拉、额布拉勒、霍加别尔根（艾里甫的弟弟）等18个头人入狱。1938年后，盛世才在新疆制造了“阴谋暴动案”，更加疯狂地进行大逮捕。当时，在巴里坤草原上抓去了哈依伯尔台吉等许多头人，逮捕了反抗逼纳捐税的哈斯木。

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哈萨克族人民不仅饱受政治上的野蛮迫害，而且还要负担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和掠夺。当时，哈萨克族的头人和牧民经常要给反动政府的官员及军官赠送珍贵的土特产品、羊皮和马匹，否则随时都有被迫害或者家里的财产、牲畜被抢走的危险。在牧区，反动政府进行重税盘剥，哈族人民要缴纳的有直接税（大畜抽2—3%，小畜抽5%），有间接税（商业税抽6%，屠宰税抽5%），还有所谓“统税”，伊犁哈萨克族每一百户长属下的牧民一次共要交统税银50两。

盛世才的野蛮黑暗统治，使哈萨克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威胁和损失，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家破人亡，不得不一批又一批的背井离乡，向东迁逃。这是哈萨克人民外迁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哈萨克族人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误信传言，认为新疆的统治者不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们才经常受到

欺侮，应该迁到伊斯兰教徒统治的地方去。特别是一些部落头人们，当时打听到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回族），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便动员所属部落的牧民向青海、甘肃逃迁。它的起因是盛世才夺得新疆政权时，正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加强和新疆的局势动荡不定的时期。新疆各族人民面临着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的危机。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关怀和注意。因此，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派遣自己的干部到新疆工作。当时新上台的盛世才深感个人的力量不足，难以应付新疆的混乱局面，便积极伪装自己，披上进步的外衣，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盛世才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先后制定和发表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同时，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共产党员是反帝会及实施六大政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当时，新疆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气象。共产党人在哈萨克族人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哈萨克族人民的觉醒，但是，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哈萨克族人民内部封建势力的反抗。部分地区的部落头目唯恐自己在部落内的封建特权受到损害，便利用部落的宗教观念，策划本部落的牧民外迁。在此期间，新疆的政治野心家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曾任哈密专员）来到酒泉，经马步芳指示，其部属酒泉驻军旅长马步康接待了他。后来尧乐博斯又到西宁会见了马步芳。尧乐博斯为了达到个人在新疆的政治欲望，并且知道马步芳有意扩张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势力，就极力在马步芳与哈萨克族头人爱里斯汗之间牵线，希望马步芳能安置被盛世才逼迫外迁的哈萨克族人民，将来可以组建骑兵部队。马步芳想拢络住迁入甘、青的哈萨克族人，既可增大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可待机向新疆扩展其势力，就表示对东迁的哈萨克族人愿意予以安置。因此，在1934—

1939年间，巴里坤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在部落头人的欺骗下，不断地大批迁往甘肃和青海。

新疆哈萨克族人迁居青海的经过及分布情况是：

1934年由巴里坤塔斯比克部落头人阿多巴依等率领的巴里坤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500余户东迁，到达甘青边境后他们分居于三个地区：200户住于甘肃酒泉，100户住在酒泉以南的深山里，200户进入青海的茶卡一带。

1936年，居住在巴里坤地区的哈萨克族约4000户，30,000人左右，在同一天从6处地方向甘青边界逃跑。这是哈萨克族人东迁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事前曾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他们事前暗中串联，把坏枪交上去，应付反动政府，把好枪藏起来，准备逃跑时自卫；将散居在巴里坤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群众，统统集中到隐蔽的6个点上，到时候便于行动；在每个居住点上组织150人的武装，由各部落头人分别领队指挥，并组织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人，沿途负责搬运毡房，收赶牲畜和照顾老弱病患者，以免途中失散。当时，集居在6个点上的哈萨克族牧民，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着，为了活命，不再受盛世才的剥削和压迫，决心向甘、青迁移。

谁料盛世才闻讯后，立即派出大批骑兵也分六路追击。在追击途中，不少哈萨克牧民被打死，许多老弱妇幼被杀害，大批牛羊财物被抢走。但是，哈萨克族自卫武装一面对付敌人，一面保护群众；边逃跑、边埋伏、边回击。致使盛世才的骑兵多次遭到哈萨克自卫武装的围歼。当盛世才知道追击失败后，又派出几架飞机和500骑兵，前堵后追，展开了激战。正如哈萨克族老人们回忆说：“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骑兵；飞机轰炸扫射，骑兵枪杀刀砍；一时血肉横飞，人畜倒毙在地。那种惨状，实在目不忍睹。”那一次死在炸弹和枪刀下的哈萨克人为数很多，财物、牲畜损失很大。

哈萨克族群众逃到罗姆地区后，按幸存人数，将原来的六部合并为三部，由部落头人和负责指挥的人，连夜商定第二天逃跑的路线和步骤。但到了第二天，盛世才又派出10多架飞机和大批汽车部队约2000多人，继续追击赶路的哈萨克族群众。然而英勇善战、不畏强暴的哈萨克人，在头人的指挥下予以猛烈的还击，战火时断时续，相持了38天，在这期间，哈萨克族群众虽然多次惨遭轰炸，多次被围攻枪杀，但是盛世才的飞机和大批军队并未能挡住哈萨克群众死里逃生和东迁的去路。

哈萨克族人民在这次迁徙中，仅被飞机炸死的就有数百人，老弱病患者被打死者更多，还有200多人被俘去后不知下落。牲畜的损失也很惨重，原先出发时有羊20万只，最后只剩下6万只；原先有马2万匹左右，最后只剩下1万匹；原先有骆驼3万多峰，牛1万多头，最后全部被抢去或丢弃，这给逃亡的哈萨克族群众以后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这批哈萨克族人逃到甘肃安西时，只剩下大约3700户。不久即分为三部分：一部分900多户，由头人沙不日巴依、索里坦夏里布和阿英拜提三人率领，迁往青海的都兰、茶卡地区。与1934年迁来的200户合居；一部分500户，由头人胡赛英带领迁往酒泉的南山与1934年迁来的100户汇合；另一部分为2300户，由头人布里阿里带领迁往酒泉与1934年迁来的200户合居。

从1934年起陆续逃入甘肃境内的哈萨克族牧民，初则放牧于嘉峪关外安西、玉门、敦煌三县，后来又入嘉峪关内祁连山北的酒泉、高台、临泽、张掖等县。哈族牧民进入这些地区后，由于背井离乡，长途跋涉，缺衣少粮，难以维持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游牧于甘肃、青海边境，并未定居下来。后为生活所迫，又常遭到当地驻军的欺压，自1938年开始，入甘的部分哈族牧民又先后移牧于青海境内。1939年1月，由甘肃酒泉迁到青海都兰、茶卡一带的就有700户。至此，综计前后迁入青海的哈萨克族人共为

1800户。

二、哈萨克族迁居青海后的境遇

1、初到青海时的情况

哈萨克族先后来到青海境内后，游牧于柴达木盆地的都兰、茶卡一带。他们曾派出代表与驻牧在甘肃酒泉一带的哈族头人阿多巴依、哈木克等人，一同前往西宁晋见当时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请求以同教的关系，对入居青海的哈萨克族予以安置和救济。马步芳也利用同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块招牌，欺骗哈族人民，以“访问”、“安置”、“照顾”为名，派出以马忠奎为首的工作人员25人，分别到哈族的三个居住区进行人口、牲畜、枪枝弹药等登记。调查登记结束时，马忠奎等向哈萨克族头人说：

“我们回到西宁后，把你们的困难向马主席（马步芳）报告，送来些面粉、茶叶和布匹等物品救济你们。”当时哈萨克头人和群众信以为真，经部落头人商议，为了感谢马步芳对哈萨克族的照顾和安置，决定由各部落派出猎手，猎取一万多张野驴皮，奉送给马步芳作为骑兵鞍缰之用，不料马忠奎等回西宁后，很长时间根本没有音讯，期待了半年，什么东西也没送到。

1938年夏季马步芳为了加强对哈萨克族的控制，决定在柴达木西部地区设立“诺木洪哈族设治局”，局长由马乾禄担任，专门负责管理台吉乃、柯鲁沟、宗加、巴隆一带的哈萨克族；在柴达木东部设立“茶卡哈族设治局”，局长由马忠孝担任，专门负责管理都兰、柯柯、乌兰、茶卡、切吉、八宝等地的哈萨克族。这两个设治局设立后，规定聚居在这些地方的哈萨克族牧民，今后只能在驻地范围内放牧，不能到处流窜；只能规规矩矩，安分守己，不准抢劫闹事，扰乱地方秩序。而且还规定按时向政府交纳各种税款和担负必要的差役等。

这两个设治局设立以后，向哈萨克族牧民一次就征收好马1,000多匹，并摊派了各种税款一大批银元，限期如数交纳，声言违者将予严惩。在此情况下，哈萨克族的部分头人和牧主，利用马步芳催交马匹和税款的机会也从中加倍勒索，饱充私囊，致使哈萨克族一般牧民更加陷入穷困境地。因而很多牧民再次逃跑，流浪为生，还有部分群众很想起来反抗马步芳匪徒。但头人和牧主们生怕惹事生非，多次劝解阻挠，未能行动起来。

2、国民党政府对甘青境内哈萨克族的安置管理

哈族牧民陆续迁到甘、青边境后，国民党政府曾有划定牧地来安置哈萨克族牧民的拟议，并明确规定了三项原则：①国防边境要地；②交通重地；③连接或接近汉民耕地易起纠纷者，均不得划为哈萨克牧地。虽然有划地拟议，但又怕哈萨克族聚居整块地域，容易形成“势力”，发生事端，不利于对哈民的统治，故未作划界之举。因而造成哈萨克族牧民实际上在甘肃境内没有固定牧地，只好辗转游牧漂泊流浪。同时，流落在安西、玉门、敦煌、酒泉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因这些地区牧地狭窄，水草不良，再加上因生活和生产问题，经常与住地群众发生矛盾，纠纷时起，以致迁徙流动频繁。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后方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前方战事的胜败。1938年初，国民党八战区组成调查组，由王德诠任组长、王泽戎等人为调查员，前往哈萨克族所在地调查处理。八战区司令部指示：“哈萨克族入甘青后，经常发生盗窃案。事关甘青两省后方治安，尤其为保护玉门油矿的安全施工，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遂派八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金在治为安抚哈萨克族专员。金在治抵达酒泉后，与驻军马步芳部队的旅长马步康商洽，并邀请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出面协助，召来哈萨克族各头人，经商议后，达成如下安抚办法：

①赈济哈萨克族贫民，在甘肃境内者，由甘肃省政府拨款。

在青海境内者，由金在治专员赴青海与青海省政府商洽。

②现值抗战时期，极度需要军马，由政府以高价购买哈萨克族群众的马匹（实际上以购买马匹为名，来防止哈萨克族到处流窜，减少事端，并防止与毗邻发生矛盾）。

③甘、青两省政府根据哈萨克族人数和贫困情况，适当发给部分牛羊，以解决生活困难。

④设立“哈萨克族管理局”，专门负责其行政事宜。

国民党当局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治理少数民族的“抚”、“拒”兼施，“以夷治夷”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他们的做法是对迁入甘青边境的哈萨克族牧民分散安插，并与当地居民尽量隔离，后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甘青两省哈民安抚及管理暂行纲要”，飭令甘青两省遵照办理。当时，甘青两省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成立的甘青新边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按军队编制以部落大小及住地范围分设大队、中队进行管理。各队的户数、人数时有增减，住地也常有游动，并不固定。甘青两省为管理哈萨克族而设立的设治局和管理局均先后撤销，按军队编制的管理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3、哈萨克族与住地蒙、藏族的关系

哈萨克族初来青海时，一般来说与住地柴达木一带的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尚好，双方互相谅解，互助帮助，友好往来，共同放牧。因为这些哈萨克族离开故土，颠沛流离，来到青海后，当地蒙、藏族同胞看到他们饥寒交迫的苦难情景，对他们极为同情，主动给哈萨克族老弱妇幼送酥油糌粑，借给帐篷，送给旧衣。当时有些蒙藏老人说：“这些人遭了难，我们秉承佛爷的恩典，应该救救他们，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哈萨克族群众为了感谢当地蒙藏族群众的深情厚谊，也把自己仅有的心爱物品赠送给蒙藏族群众作为纪念。双方并在不通语言的情况下，流着眼泪用手势表达了

彼此的心意。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遇到较大的事情，哈萨克族的头人和蒙古族、藏族头人，互相商量解决。例如当地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在头人的倡议下，把自己的一些牛羊主动赠送给哈萨克族，自己的牲畜和哈萨克族的牲畜一块放牧，解决了哈萨克族人很多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这种同情和表现，哈萨克族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马步芳为了达到他“分而治之”的统治目的，极力制造民族间隔阂，挑拨民族关系。当时马步芳对哈萨克头人说：

“海西的蒙古族、藏族不是和我们同教，他们是异教徒，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你们生活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反过来又对蒙古族、藏族头人说：“哈萨克是新疆来的，他们是外来人，我们是青海人，他们如果在你们的草场上放牧，可以撵他们走，有我作主。”因而哈萨克族与当地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开始恶化起来。

哈萨克族从新疆逃来甘、青时，大部分牲畜沿途被反动军队抢走或死亡、走失，生活上已经够困难的了。到青海后，又遭到马步芳的大量勒索，一般哈萨克族牧民的牲畜已所剩无几，生活更是贫困不堪。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所迫，有些哈萨克族牧民偷抢了蒙古族、藏族的牲畜，引起蒙藏族群众的不满。于是蒙古族藏族部落头人曾准备要赶走哈萨克族，但在哈萨克族头人的解释和道歉下，得到谅解，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可是马步芳利用这个机会，处心积虑扩大和加剧这一矛盾。例如马步芳军队曾打死了居住在茶卡的哈萨克族牧民哈伯后，就对哈萨克族群众公开地宣传说：“马主席的部队绝不会伤害你们，这不是蒙古族打死的，就是藏族打死的，你们可以去找他们算账！”因而哈族牧民与当地蒙、藏族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之后台吉乃旗和柯鲁沟旗的蒙古族牧民多次遭到哈萨克族的抢劫和杀掠，迫使很多蒙族牧民四处奔逃，家破人亡。直至青海解放，哈萨克族人被安置

在阿尔顿曲克后，台吉乃旗和柯鲁沟旗的蒙古族牧民才得到安宁，流落他乡的才陆续返回原牧地。

4、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

(1) 迁徙无常，长期流浪

东迁的哈萨克族人民，因长期遭受反动统治当局的迫害，和在长途迁徙过程中畜牧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他们迁到柴达木一带后，生活已十分困难，加上马步芳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四处奔逃寻找活路。1939年以后，居住在茶卡一带的哈族500户，由头人阿多巴依率领，迁往酒泉；300户由头人索里坦夏日甫带领迁往大河坝（现海南自治州境内）；另有1,000户由头人爱里斯汗、扎叶甫、沙布日巴依等带领，准备向国外逃跑，由于缺乏骑的和驮的牲畜，就去马步芳设在茶卡的骆驼场，抢了大批骆驼。但仍有100户哈族没有运输工具走不了，就跑到都兰的希里沟居住。900户哈族准备从柴达木盆地，翻山越过昆仑山，经西藏去国外。但行至阿尔顿曲克时，被马步芳的部队追上，遭到匪军的残酷的屠杀。这一次哈族群众伤亡很大，另有整整100户人家被杀光。被抢去骆驼约500多峰，羊约10,000多只，牛马数百头匹。当时的目击者回忆说：“在长几十华里，宽一华里半的平滩上，遍地都是丢弃的帐篷、衣服、用具……。”

剩下的800户逃到阿尔顿曲克后，为了逃避马步芳军队的再次追击和残杀，100户由头人沙布日巴依带领逃往杂斯；700户继续向国外逃跑。

接着马步芳军队又把屠杀的矛头指向酒泉的哈族群众。杀害了哈族头人努力哈里，又杀死哈族翻译一人，及走亲戚的群众7人。并迫害从茶卡回酒泉和由阿里顿迁往酒泉的300户哈族，这